

杜鲁门·卡波特小说的“成长中的寻找”主题研究

杜芳^{1,2}, 唐莉³

(1.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2.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3. 昆明学院 科研处,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寻找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小说主人公们从对父亲的寻找、情感的寻找和文化认同的寻找三个方面反映了他们在本我、自我、超我进行的探索,折射出他们如何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每个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自我寻找这一阶段,正是通过种种寻找和磨砺,才能形成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了的自我,建立健全的人格。

关键词:杜鲁门·卡波特;成长困惑;父亲缺失;身份寻找;情感寻找;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08-05

The Research on the Theme of the 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otagonists' Growth in Truman Capote's Novels

DU Fang^{1,2}, TANG Li³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3. Office of Science Research,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An important theme in Truman Capote's novels, the famous modern American writer, is the puzzlement and search in teenager's growth. The protagonists search for the father, the emotions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reflecting that they explore the id, the ego and the super-ego of themselves. These three aspects re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 and the thinking of life. The teenagers experience the self-search in their growth and it is the search and experience that help them to shape the ego with self-criticism and ideal moral control and to form a sound personality.

Key words: Truman Capote; puzzle in growth; absence of father; search of identity; search of emotion; cultural identity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 1924—1984)是美国国家文学艺术学院成员,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和短篇小说《一个圣诞节》《感恩节来客》,以及中篇小说《蒂凡尼的早餐》等,故事分别描写了十三岁的主人公乔尔、七岁的主人公巴迪和女主人公郝莉少年儿童时期的经历,显示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迷茫与探索,由此表现出“寻找”这一成长主题。

卡波特笔下的少年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的寻找归结起来,落脚为一种精神寻找,其含义则是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寻找。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概念分别指向人的精神意识的三大部分。“本我”指的是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了人最原始的欲望,不受道德约束。“自我”是由本我而来,指在有意识的状态下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

事情,由后天形成,负责协调本我和超我。而“超我”则同样是在意识的指导下形成的良知和道德判断,是在社会道德影响之下逐渐形成。三者构成了意识和潜意识。在卡波特的成长小说中,主人公们既有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情感懵懂和性懵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追求和尝试,以此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他们潜意识中“本我”与生俱有的欲望;也有他们在显意识状态下“自我”对所处状况的认识和处理;同时,更有他们在理性的“超我”状态下对身份的寻找和对文化的认同。三种状态代表了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整体探寻。

一、父亲的寻找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杜鲁门·卡波特早期的重要小说。小说讲述了十三岁的小男孩乔尔·哈

收稿日期:2014-10-02

基金项目:2014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小说研究”(2014Y381);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培育项目“杜鲁门·卡波特创作研究”(B-7064-12-001023)。

作者简介:杜芳(1981—),女,云南昆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唐莉(1968—),女,四川遂宁人,讲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森·诺克斯在单亲妈妈去世后,离开新奥尔良被送到美国南方乡下的父亲那里的一段经历。小男孩乔尔从大城市来到南方乡下,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变。迥异的环境,人的观念、行为都和原来如此不同,让乔尔的成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变。随着从新奥尔良到阿拉巴马州的马车不断前行,“乔尔不断地走向梦幻诡异的世界,开始经历一系列孤独恐惧、冒险和爱情,进而揭开了外部的躯壳,直面内心,认识自我和接受自我”^[1]。

乔尔到南方投奔父亲,表面上看,原因是母亲的去世,其实,这只是导火索。在乔尔的内心深处一直都有着去寻找父亲的强烈愿望。尽管他的艾伦姨妈极力挽留,并为乔尔安排好了生活和学业,但乔尔不改初衷,迈上了去南方的征程。因为他的内心始终涌动着想要看看自己的父亲究竟是何等人物的愿望。

父亲于孩子,除了血脉相连外,还是孩子的榜样,尤其是男孩的风向标,是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仿照对象。父亲的一言一行,都能在孩子身上留下印记。乔尔之所以坚持去南方小镇寻找父亲,这实际是他深层意识中想要寻找自我和证明自我的行为外化。

那么,乔尔何以如此执着地找寻父亲?这和他特殊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从乔尔的成长轨迹上看,由于从小父母离异,他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在他的生活中严重地缺失父爱,也没有一个如父亲般的男性可以作为自己的仿照对象,这种家庭生活现状,难免使他易于陷入一种自我迷失的状态。面对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询问,他想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发现答案别人无法给出,于是,这个疑问存留在乔尔脑海中挥之不去。因此,他需要找到自己的父亲,从父亲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乔尔作为青春期少年的代表之一,他的自我寻找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征,“青少年对自我高度关注,他们急于弄清楚‘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等问题。他们会从多方面来进行自我探寻……”^[2]对乔尔而言,寻找父亲就是他自我寻找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少年的内心深处始终认为找到父亲就等于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

然而,现实中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见到父亲之前,父亲如同一个谜团,乔尔对父亲有着种种猜想。一般而言,父亲在孩子心中,往往以高大伟岸、健康的形象出现,父亲象征着力量。乔尔也不例外,在他的想象中,父亲富有、强壮,他甚至觉得父亲应是一个英雄人物。因此,“乔尔带着崇拜之情在脑海里勾勒着从未谋面的父亲的形象,他乐观地期望父亲在乔尔母亲去世后将会给予他本应该就有的爱、指导和理解”^{[3]100}。然而当真正见到父亲时,父亲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乔尔的意料。出现在乔尔面前的父亲,是一个卧床不起、不能说话,靠抛掷红色网

球与别人交流的人。面对这样的父亲,乔尔心中有无限的失望与落寞,他看到的是一个连自己生活都无法自理、需要健全的人给予帮助和保护的弱者,于是,他想要从父亲身上寻找自我的愿顷刻崩塌,对自我的寻找遭遇质疑。在乔尔的潜意识中,他本想要找到一个从精神到体魄都能引导自己正确前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者,而残酷的现实则是他所寻到的父亲是一个生活的弱者,他在乔尔的生命历程中显然不能担当起引导者的角色,这证明了乔尔由于不健全的家庭生活而使他缺失父亲的榜样,从而在成长过程中缺失正面的引导,陷入自我迷失状态的现状。换言之,正是因为少年乔尔的成长过程中缺失了父亲的角色,才使他在身份寻找中受挫。

如果说,乔尔寻找中的迷失与失落,揭示了不健全家庭对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那么,《一个圣诞节》中巴迪的寻父,将这种迷失与失落推向极致。这篇收录在《圣诞忆旧集》里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巴迪到新奥尔良找父亲过圣诞节,在找到父亲后目睹了父亲的非常态生活而受到的心灵冲击。巴迪的父亲和母亲在巴迪年幼时便离异,母亲如木兰花般美丽并富有野心,离异后便到纽约寻求发展,父亲则常年居住在新奥尔良。巴迪的成长经历缺乏父母的陪伴和关爱,这也是巴迪想寻找父亲的重要原因。在圣诞节前夕,巴迪的父亲准备接巴迪到新奥尔良的家中过节,于是,巴迪开始了一段寻父之旅。与《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不同的是,这段旅程没有那么崎岖坎坷,巴迪看到的父亲不仅富有而且对自己关爱有加。可当巴迪目睹了父亲与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女人的暧昧场面后,他知道了父亲是靠与年纪大的富婆结婚而发家,寻父之旅让他看到事情的真相后心痛不已,他无法理解成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巴迪而言,寻父是对其心灵的一次冲击。一方面,在巴迪的成长世界中,由于父亲角色的缺失,使他对父爱有着强烈的渴求,却始终得不到;另一方面,巴迪对父亲生活方式的不赞同与不理解导致他对父亲有了些许怨恨。这种对父亲矛盾的情感引发了巴迪的寻找自我遭遇了空前的危机,由于他幼小的心灵还无法建立起“超我”的一套道德观、是非观,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与辨别父亲的行为,也因此导致他的自我寻找受挫。

创作本是作家心灵的搏动与倾诉。作者笔下乔尔和巴迪的自我寻找更像是作者卡波特的自我寻找。和他笔下的少年主人公一样,在卡波特的成长历程中,他本人同样经历了寻父之旅。卡波特九岁时父母离异,自己被判给母亲抚养,之后年轻貌美的母亲去了纽约与一个古巴商人组建了新的家庭,卡波特则留给住在阿拉巴马乡下门罗维尔的外婆家,直到母亲因为不能生育才将他接到纽约和母亲、继父一起生活,但继父带给卡波特的不是关爱而是更

多的伤害。父爱的缺失,让卡波特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这一男性榜样作为参照,因此他也有身份追问的困惑。从这个意义看,作者笔下少年主人公的寻父,也正是作者个人的寻父,这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我寻父——那个从深层次来说并不真实存在的父亲。”^[4]的确,无论对乔尔、巴迪,抑或对卡波特而言,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感受到父亲的关怀和指导,这种亲情渴求更多的存在于梦境之中。乔尔和巴迪未能见到理想中的父亲,隐喻了卡波特自己未能体验过父爱的现实境遇,父亲仿佛不存在,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符号而已。

二、情感的寻找

如果说小说主人公的寻父是为了自我寻找,那么,他们在情感方面的探寻,则代表了对本我的寻找。

青春期的少年,因其生理心理的发展,对情感、性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情感包括爱和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性属于满足本能欲求的自我,受到力比多的驱动,是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属于最低级的需求之一。情爱与性爱两者既对立又统一,情爱是前提,性爱是情爱炽热化的结果,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中,情爱又包括同性与异性之间的爱。文学作品将爱情作为一个永恒的母题,就在于他用美的情爱生活表现和展示了人类至善至美之情。作为成长中的少年,也是懵懂的少年,成人对他们有着正确引导和帮助的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客观地面对这些问题。对此,卡波特在他的作品中,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书写少年的情感因引导的缺失而带来的畸形发展。

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里,处于青春期的十三岁的乔尔因缺乏正确的引导而产生了同性恋道夫和对异性伊达贝尔的两种畸形的情感取向。小说中,乔尔觉得继母的堂弟伦道夫与众不同:伦道夫,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身上有一种阴柔之美,但他的性格表现出来的女性化特征,又让乔尔觉得不对劲和害怕。随着接触的频繁,乔尔慢慢接受了伦道夫的“与众不同”,甚至觉得他是美丽、幸福、安全的化身。从此可以看出伦道夫对乔尔确实产生了影响。应该说,伦道夫对乔尔产生了误导作用,让乔尔错以为男性就应如此,对伦道夫的认同意味着乔尔对男性特征的错误判断。之后,伦道夫不断破坏乔尔与身边所信任和爱的人之间的关系,使乔尔慢慢孤立起来,一步步陷入无助绝望的境地,最终让其完全屈服于自己,并让乔尔对自己产生了畸形的情感。

如果说伦道夫在情感问题上使乔尔走向歧途,那乔尔与伊达贝尔的关系则使乔尔在情感方面的自我寻找完全陷入混乱的状态。具有男孩豪爽性格的伊达贝尔成为乔尔在小镇里为数不多的伙伴之一,他们经常一起玩耍,乔尔对伊达贝尔产生了爱情。

可伊达贝尔并不接纳乔尔的感情,并且,他和伊达贝尔的性别角色发生了颠倒。在性别扮演中,伊达贝尔的假装成熟、强势压制住了乔尔的男性位置,使他不得不扮演他并非愿意的女性角色。有一个情节深刻地诠释了这种关系:两人游泳后并排躺下,乔尔想对伊达贝尔表示好感而亲吻了她,可这举动使“伊达贝尔全身紧绷起来。她抓起他的头发,开始猛拉,而当她这样做时,乔尔心中涌过一股强烈而困惑的愤怒”^[5]。他俩开始扭打起来,接着乔尔倒地压在墨镜上面,碎片划破了他的屁股,直到此时伊达贝尔才肯罢休,乔尔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试想,如果伊达贝尔不是那么强势,乔尔能从伊达贝尔身上确定自己本应扮演的男性角色,那他的情感取向便不会错位,而是顺应自己的天性,与伊达贝尔发生正常的异性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伊达贝尔的强势情态将乔尔一步步推向了伦道夫。

表现成长过程中少年儿童情感寻找的主题,还体现在卡波特的其他小说中。如《一个圣诞节》,由于巴迪的父母离异后各自有了“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些无形中让巴迪受到了情感方面的误导和异化,他或多或少地将这种认识转化到自己的情感世界中,错误地将这样的情感认同为正常的情感方式。虽然小说并没有具体交代巴迪以后的情感将会如何发展,但小说显而易见地指出了父母的感情不和带给了巴迪巨大的精神和情感的伤害。

以上两部小说表现了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因为缺失指引而遭遇了成长困难和误导。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因为受到错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影响而走向歧途。

《蒂凡尼的早餐》讲述了交际花郝莉的成长经历。小说的笔墨看似重在写郝莉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周旋于各种富商之间,实则通过对郝莉未成年时的生活背景和状态的呈现,揭示出她少年时期形成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郝莉和弟弟生于悲苦之中,四处流浪,被戈莱特利大夫发现并收留,戈莱特利大夫提出要娶郝莉为妻,尽管郝莉当时还未成年,但思想早熟的她同意了戈莱特利大夫的求婚,并当了几个孩子的后妈。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当郝莉从杂志上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后,她有一天出去之后便没回来。出走的郝莉以为自己未成年不能算结婚,便刻意隐瞒自己的“婚史”,期待通过再嫁人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郝莉身上,也存在情感寻找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戈莱特利大夫矛盾的态度上。一方面,她与戈莱特利大夫之间有爱,所以,当郝莉离家后,戈莱特利大夫四处寻找她,而郝莉也觉得年纪比她大很多的戈莱特利大夫是个好人,当她见到来找她的戈莱特利大夫时十分欣喜。但另一方面,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已经远远不满足于戈莱特利大夫提供给她生活,这决定了她的感情寻找注定要以悲剧收场。透过郝莉的经历,我们不

难看到,少年时期的郝莉的情感寻找已体现出自我和超我双重因素的特征,表现为她对现实事情的处理和对道德是非的畸形判断,她的爱不单纯,目的性太强,带有功利色彩,她的早熟超出了她当时处于少年时期的实际年龄应有的思想状态。这可以说是小说对少年情感寻找另一种畸形状态的表现。

三、文化认同的寻找

卡波特的小说除了涉及主人公自我、本我的寻找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超我的寻找,即文化认同的寻找。

“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6]“这种认同往往通过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表现出来。”^[7]文化认同一般被认为存在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其实,同一个国家也因为地域的差异存在文化差异的问题,不同地点的转换造成了文化是否认同的问题。文化认同属于超我认识范畴,归属于上层建筑中的道德和文化领域。超我的形成往往受到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影响。

卡波特的小说涉及美国南方特有的文化,这成为卡波特小说中独特的元素之一。而是否认同南方文化,也成为作家笔下主人公自我寻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此成为作家作品的又一特点。

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中战败之后,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桎梏,重农轻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方的发展,“罪恶感、挫败感、经济落后、道德沦丧成了南方生活中的阴影,而对过去的怀念,对新南方的憧憬,对南方这块土地的眷恋,使南方知识分子总处在爱与恨、回忆与梦想、骄傲和恐惧、执著与怀疑的冲击中,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南方文学就是这种思想心态的表现”^[8]。南方具有自身特征,“南方经历了战败、耻辱和贫困,这些是特殊的经历,不被美国其它地区理解”^{[3]198}。卡波特在南方特有文化的影响下,写出了一批具有南方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里,骷髅小镇里的人物形形色色,呈现出阴暗、怪异、特立独行的性格特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常常与世隔绝,生理或心理是畸形变态的”^[9]。在小镇里,继母对乔尔冷漠,行为让人感到怪异;伦道夫性格阴柔,几乎不与外界接触,独自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管家佐无法真正融入白人社会,内心压抑,行为孤僻古怪;还有老黑人车夫、车夫的孙女密苏里……大多数人物以南方特有的行为方式登场、表演,在小镇这个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南方生活图景。一方面,乔尔感受到的是与自己童年生活之地新奥尔良是那么的的不同,他看到了农奴的存在,看到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看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地位差异,黑奴一般在底层劳

作服务于白人,管家佐、老黑人车夫、车夫的孙女密苏里就是代表,他们对女主人,也就是乔尔的继母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怠慢。

同样,在《一个感恩节》中也存在着成长中儿童的文化认同的文学表现。巴迪从南方小镇来到新奥尔良与父亲过圣诞节,他经历了美国城市文化和美国南方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新奥尔良代表了美国城市文化,这里经济发达,物资丰富,人们崇尚金钱和成功;南方小镇代表了美国南方文化,经济相对落后,以农业为主,宗教成为人们主要的意识形态,重视血缘、邻里之间的传统情感。巴迪来到新奥尔良,尽管父亲希望巴迪过来和自己一起生活,并为他买了喜爱的飞机模型,可还是没法改变他不接受以新奥尔良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思想,他时常想念自己的好友,圣诞节一结束便回南方小镇去了。在文化认同的寻找问题上,巴迪显而易见是倾向于南方小镇为代表的南方文化。

正是因为乔尔和巴迪在小镇上接触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代表了南方文化,无形之中影响了他们对南方文化的认同与否。在新奥尔良和南方小镇都有过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两种文化有了不同的感受。两种文化截然相反,碰撞冲突在所难免。

对于仅仅十三岁的乔尔而言,由于母亲去世,他离开新奥尔良,但离开并非是对新奥尔良所代表的城市文化的不认同。而当他到骷髅镇生活一段时间并想逃离后,他看似是出于抵触庄园的人和事,其实是抵触以庄园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他在寻找文化认同过程中遭遇了困难和痛苦,使他的文化认同的寻找倾向于新奥尔良为代表的城市文化。

而巴迪却不同,巴迪看重的是与苏柯、奎妮的脉脉温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南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文化选择上巴迪则选择了南方文化。

文化的认同与归属困惑,是乔尔和巴迪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寻找文化认同实质上是寻找“我应去哪儿?”的答案,这个问题是继“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之后的归属询问,代表了更高层次的精神探索。文化认同的找寻与小说反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现状息息相关。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度,各种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和由于地理差异、发展快慢形成的不同文化共存,刚好乔尔和巴迪就目睹和亲历了这种地域造成的文化差异。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选择困难。

四、结 语

从以上主人公们三个方面自我寻找可以看到,乔尔、巴迪和郝莉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生的蜕变,他们的成长之路是自我寻找之路,他们经历了自我、本我、超我三个阶段的寻找,从生理需求,到身份、道德和文化的探寻,使他们逐渐认识人生,通过

对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探索,认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他们在时光与社会的磨练中逐渐长大,虽然他们找寻和认同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正如毛毛虫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之前必须要经历一段极其苦痛的挣扎一般,每个自我寻找都成为成长中的必然,在经过种种寻找和磨砺之后最终成为一个道德化的自我。应该指出的是:自我、本我、超我构成了完整人格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控制本我欲求,转化为能满足现实要求的自我和达到“至善”的超我,协调好三者关系,是每一个少年儿童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让三者关系良好地发展?这关乎智慧,关乎所处环境和周围人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如果引导得好,少年儿童将顺利渡过成长过程中的迷茫和困惑,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反之,将对其整个人生带来很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卡波特笔下的主人公乔尔、巴迪和郝莉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关爱和正确的引导,可他们却遇到了困惑与磨难,这使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面临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他们的成长经历体现了这三者关系发展的好坏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小说结尾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定的结局:乔尔的状态是迷茫中带有希望;巴迪带着遥远的父亲的爱在南方小镇一天天长大;而郝莉则未能得到自己理

想的生活,一个人远走他乡。他们的人生之路不会因此停滞,今后是光明还是黑暗,还将留待他们自己去寻找。

[参考文献]

- [1]张月亭.《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创作技巧与风格探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83.
- [2]何先友.青少年发展与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63.
- [3]JOSEPH J, WALDMEIR, JOHN C. WALDMEIR.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Truman Capote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100.
- [4]GROBEL L. Conversations with Capote[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5:46.
- [5]卡波特.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M]. 李践,陈星,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0.
- [6]涂浩然,卢丽刚. 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建构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J]. 前沿,2011(7):182.
- [7]赵菁,张胜利,廖健太. 论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J]. 兰州学刊,2013(6):184.
- [8]卢睿容. 唱一首永恒的南方之歌:试比较福克纳、韦尔蒂、奥康纳对南方的解读[J]. 湖北社会科学,2005(4):119.
- [9]卢畅. 从福克纳小说看南方文学[J]. 文学界:理论版,2010(12):90.

(上接第4页)

许许多多几乎同时一闪而过的思想,能使人们的心情在众多思想、形象与感觉之中沉浮,让你既不能全部抓住它们,也不能完全抓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同时又让你不能漠然视之或毫无感受。”^{[2]43}意大利童话的丰富多彩也主要是因为“意大利人普遍具备优雅、机智和思维敏捷的素质,从而在民族传统中形成或巩固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方式。”^{[1]8}

卡尔维诺从《意大利童话》的编撰过程中所习得的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对他后面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可以称之为童话小说,其中《分成两半的子爵》是从童话《果肉和果皮》上获得的创作灵感,小说《不存在的骑士》也是受到童话故事《看不见的爷爷》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在小说结构上,卡尔维诺将其偏爱的短篇内容纳入长篇的小说结构中也是受到童话故事的启发。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中,叙述若干个短篇,长篇的结构由若干个短篇内容组成。卡尔维诺追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迅速的讲完一个故事,比如《命运交叉的城堡》下有《城堡》《受惩罚的负心人的故事》

《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的故事》等十六个短故事,还有《寒冬夜行人》里那十个只有开头的小短篇,等等。重复化的模式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中也多有体现,例如《寒冬夜行人》中在每一章节中插入的十个只有开头的小说是在叙事节奏上的重复,其中的“寻找”主题在十个短篇上也进行了重复。“寻找”和叙事节奏上的重复都是童话故事中重要的情节要素。

卡尔维诺在《意大利童话》中运用简洁的语言、紧凑的结构和重复化的叙事等创作手法,都是在创作中“迅速”品质的体现。这些重要的文学创作经验和创作技巧,使他编撰的意大利童话在世界童话故事行列中大放光彩,并使他在后续创作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 [1]卡尔维诺. 意大利童话[M]. 文铮,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2]卡尔维诺. 美国讲稿[M]. 萧天佑,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3]普罗普. 故事形态学[M]. 贾放,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67.